

洞穴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杨柳青 译

A CAVERNA

José Saramago



作家出版社

洞穴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杨柳青 译

A CAVERNA
José Saramago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7-52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洞穴 / (葡)若泽·萨拉马戈著; 杨柳青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063-9780-3

I. ①洞… II. ①若…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IV. ①I55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0036号

A CAVERNA by José Saramago

Copyright © José Saramago & Editorial Caminho, SA, Lisboa - 2000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K., Frankfurt, Germany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洞 穴

作 者: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译 者: 杨柳青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16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80-3

定 价: 5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S码书房——小即美、少即多

致皮拉尔

多么奇怪的景象，多么奇怪的囚徒，
他们就是我们自己。

——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

1

驾驶着卡车的那个男人名叫西普里亚诺·阿尔格，是个职业陶工，现年六十四岁，但看上去并没有这么老。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男人名叫马萨尔·加修，还不到三十。然而，从他脸上也没人能看出这个岁数。您一定会注意到，这两位的名字后头拖着姓氏都不同寻常，姓氏的来由、意义和原因，他们并不知晓。其实，阿尔格一词的意思是指人在发烧之前身体所感受到的极寒，而加修一词指的正是牛颈上套牛轭的部位。要是哪天他们得知了这个含义，定会感觉不快。年轻的那位身着制服，但未配备枪支。年长的那位身着一件普通外套和一条还算搭配的长裤，衬衫的领口端正地扣着，没系领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大而有力，是一双农民之手，然而，也许是工作中每日不可避免地要与柔软的高岭土接触的缘故，这双手也透着灵敏。马萨尔·加修的右手无甚特别，但他的左手背上有着一道灼烧留下的疤痕，斜斜地从拇指根部一直延伸到小指根部。这辆与其说是卡车，倒不如说是一辆中型货车，式样也早已过时，平日里用来运送陶器。两人从二十公里以外的家中出发时，才刚刚破晓，现在，清晨的光线已经足以让人看清马萨尔·加修的伤疤并猜

测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双手的灵敏了。由于货物是易碎品，加之路面崎岖不平，货车一直行驶得很慢。根据收货方的正式时间表，像粗陶这类无足轻重的货物，交货时间是在上午十时，而这两位之所以早起赶路，是因为马萨尔·加修必须比中心开门时间早至少半小时到达上班地点。平时不用送女婿而只是送货时，西普里亚诺·阿尔格无须如此早起。但是，每隔十天，马萨尔·加修都会回一趟家，同家人共度四十小时的休假时光，那是他应有的权利，而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就会负责把他接回家。随后，还是他自己，带着或不带着陶器，又把这当内部保安的女婿准时送回工作地点履行其职责。西普里亚诺·阿尔格的女儿——她名叫玛尔塔，姓伊萨斯卡·阿尔格，伊萨斯卡源自其已故的母亲，阿尔格则是源自父亲——与丈夫的共处时间只有每月他在家时总共三天六夜的时光。就在头天夜里，玛尔塔怀孕了，但她还不知道。

这地方肮脏沉闷，了无生气，不值得瞧上第二眼。有人给这块广阔而毫无田园气息的土地冠以“农业区”这样的专业术语，和一个诗意的称谓——“绿带”。但是，放眼望去，在道路两边成千上万公顷的无边土地上，映入眼帘的只有巨大的长方形平顶构造，它们本由浅色塑料制成，伴随着岁月和灰尘的洗礼，变成了灰白或浅棕色。构造下方，路人视线所不能及之处，植物正在生长。一辆辆满载蔬菜的大卡车和拖拉机不时地从旁边的岔路上汇入主路，但大部分的运输都是在晚上完成，当前这个点，司机们要么持有可以在晚些时候运送的特快专递许可，要么就是睡过了头。马萨尔·加修悄悄撩开外套左袖看手表，他有些担心，因为路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而且他知道，由此向前，进入工业区后，交通会更加拥堵。阿尔格看到了女婿的小动作，但他不动声色，他的这位女婿是个随和的小伙，这点毫无疑问，可就是容易紧张，生性焦虑，总为时间的流逝

而不安，就算有足够多的时间，他似乎也从未知晓如何将其填满。等他到了我这岁数，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他心想。货车穿过农业区，来到工业区，道路也越来越脏，工业区内厂房林立，规模、造型、种类不一，还有球形和圆柱形的储油罐、变电站、管道网络、通风管、悬索桥、各种粗细或红或黑的管线、向大气中吐着滚滚毒烟的烟囱、长臂起重机、化学实验室、炼油厂、或臭或苦或甜的气味、钻头发出的刺耳噪音、电锯的嗡嗡声、蒸汽锤猛烈的敲击声，偶尔出现的某块悄无声息的区域，里面会生产些什么，无人知晓。正是在那个时候，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开口道，别担心，我们一定能及时赶到。女婿想要隐藏自己的焦虑，答道，我不担心；我知道你不担心，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西普里亚诺·阿尔格道。他将货车转向一条为园内交通预留的辅路，说道，我们从这里抄近路走，如果警察问我们为什么不走主路，记住按我们说好的那样回答，就说我们需要在进城前到这里的一家厂子里办点事。马萨尔·加修深吸一口气，不论主路上的路况何时变得拥堵，他的丈人总能或早或晚地采取绕路的办法。他担心的是，丈人会因为分神而过晚地做出绕路的决定。幸运的是，他们从未被警察拦下过，尽管对此他丈人有所警告而他也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明白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他也不需要每次都提醒我那个进厂办事的理由。他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马萨尔身上这身中心保安的制服，交警才屡次容忍或者说是好心地视而不见，而并非是因为有每回都能光临、赶也赶不走的运气，要是有人问他们，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至今都免于罚款，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马萨尔·加修要是知道真相，他也许会在岳父面前对这身制服所赋予的权威予以更重的分量，而阿尔格要是知道真相，也许就会在同女婿说话时少一丝带着讽刺的傲慢。少者有力而无智，老者有智而无力，果真如此吧。

穿过工业区，城市终于开始显现。但现在他们看到的还并非是城市本身，而是城市透过轻柔地洒在其上的第一缕殷红的朝霞所呈现的样子。迎面而来的是混乱不堪的棚户区，这些棚户大多采用轻薄易损的材料制成，是居住在此的贫苦人为了应付日常的日晒雨淋所搭建，恐怕也仅够遮风挡雨罢了。此地，正如城里人口中所形容的那样，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儿的居民信奉一条“经典公理”——情出无奈，罪可赦免。所以，时不时地就有满载食物的过路卡车在此遇袭，车上货物转瞬就被洗劫一空，如此高效的行动方式并非一日得成，而是在经历最初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众人共同思索总结的结晶。以往的失败显示，由于战略缺乏和战术过时——如果这些手法还能被称为战略和战术的话——以及各支力量之间缺少有力稳定的协同，导致在实战中人人单兵作战的局面。由于货车几乎总是在夜里不间断地送货，用封死道路的方式来抢劫无疑就是劫匪们自设陷阱。因为货车川流往来，这辆过去又来下辆，正好成了被劫货车车主的援兵。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出一个法子，关键在于两点。其一，要将劫匪们一分为二，一组负责战术，另一组负责战略。其二，要筑起两道障碍，而不是一道。战略组将货车围起后，战术组迅速筑起第一道障碍将路堵住并撤退，同时，战略组在道路前方百米开外等待预先设定的闪光信号，信号一起，同样也迅速地筑起第二道障碍。此时，那辆倒霉的货车已然进退两难，只得停下，束手就劫。这无疑是个天才的办法，就连警察私下里也这样评价。若是反方向上来车，则完全无封路的必要。司机们要是目睹前方的状况，自觉地就会停下车来。此时，会出现第三组人，称之为“快速干预力量”，他们的职责是利用“石雨阵”来击溃被劫车主的任何团结一致地抗争。路障是由劫匪们用担架抬过来的大石块堆叠而成，他们中有些人会一遍遍地发誓说自己与刚才的抢劫毫

无关系，然后过来帮忙把石头搬到路边上。正是这些人坏了我们这一带的名声，我们可都是老实人，他们这样说道。而其他卡车上的司机们，因为害怕耽误进城，正心焦地清理道路，嘴上就只是附和着，是啊，是啊。或许几乎每次都是白天经过此地的缘故，西普里亚诺·阿尔格的小车一直幸免于难。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事实上，陶器是穷人们最常用的生活器具，又十分容易破碎，所以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并没有多安全，说不定哪天就有一个在这些棚户间艰苦度日的女人对一家之主说，我们需要几个新盘子了，对此他一定会干脆地回答道，交给我吧，有个小车时常路过这里，车上写着“陶坊”二字，一定载有盘子；那就再添几个大杯子，女人又会这样补上一句。行，大杯子，我记住了。

一片巨大的空地横亘在棚户区和城市最外缘的几栋楼之间，仿佛是无人区分隔着交战双方一般将二者隔开。空地上还没有任何建筑，但若仔细瞧，就能看到地上交错纵横的拖拉机车辙，此外还有些平整的地方，这种平整也只能是大型铲土机的杰作了。那些冷酷弯曲的刀片无情地掠过一切，所到之处，不论是旧院古宅，还是幼枝嫩芽，或是墙垣廊荫，均不复返。然而，正如生活中常有之事，当我们正感慨一切都离我们而去之时，稍后便又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留存了下来。这里也一样，散落的碎片、废弃的材料、生锈的铁罐、腐烂的木板、被风吹来吹去的塑料片，它们向我们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着被社会排挤在外的人们。用不了多久，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便会像步兵列阵一般汹涌而来，在最外层建筑和第一层棚屋之间留下一条狭窄的空地，新的无人区又将形成，它将一直存在在那里，直到下一次城市扩张来临。

他们又回到了主路上。主路逐渐变宽，出现了一条重型车辆专用车道。尽管小货车休想够得上这个级别，但它身为一辆货物运输

车的事实，给了它的司机与咆哮着、呻吟着、从排气管喷出呛人浓烟的慢吞吞的庞然大物公平竞争的权利，使其凭借灵活而敏捷的身手快速超过它们，陶器也因此晃得叮当作响。马萨尔·加修又看了一眼手表，松了一口气。应该不会迟到了。两人已经到了城市近郊，尽管还要穿过几条蜿蜒小道，左转一下，右转一下，再左转一下，再右转一下，再右转，右转，左转，左转，右转，向前直行，最后他们就会出现在一片广场之上。接下去的路途不会再如之前那般颠簸辗转，一条笔直的大道将把他们带向最后目的地。那里正是马萨尔·加修当保安的地方，也是陶工西普里亚诺·阿尔格交货的地方。在遥远的路的尽头，一堵参天高墙将大道骤然断开，其高度比大道两旁最高的高楼还要高出许多。实际上也并非断开，那只是错觉。沿着围墙边有一条条小路由四处散开。其实那也并非围墙，而是一栋巨大建筑的外墙。建筑四四方方，光滑平整的外墙上没有窗户。我们到了，西普里亚诺·阿尔格说道，你瞧，我们没有迟到，而且还早到了十分钟；您一定跟我一样清楚为什么我不能迟到，因为这关系到我是否能得到常驻保安这份工作；对你想当常驻保安的念头，你老婆并不抱有太大热情；但这对我们全家都好，我们可以有更多便利，生活条件也能更好些。西普里亚诺·阿尔格把车停到大楼转角对面，他似乎是要回应女婿的话，最后却变作了发问——为什么他们要把那块街区的楼都拆掉；他们最后总是会同意的；同意什么；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说扩建的事，马萨尔·加修一边下车一边这样答道。他们走到一扇门前停了下来。门上写着“保安人员专用入口”。西普里亚诺·阿尔格说道，也许吧；不是也许，是确定了的事，眼前就是证据，拆除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不是说拆除的事，我是说之前你说的有关生活条件的事，生活确实会便利些，这点我不否认，但我们也完全没有理由抱怨，我们不是最不幸的；我尊重您

的观点，但我也我自己的想法，而且到那个时候您就会看到，玛尔塔一定是赞同我的。马萨尔·加修走了两步又停下，一定是想到这不是与送他来上班的老丈人道别应有的态度，于是他又添了一句，谢谢，您回家路上当心；十天后见，陶工说；十天后见，马萨尔回道。与此同时，一位同事也刚到，他挥手示意，两人一起进了楼，门关上了。

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发动了车子，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只是看着那些正在一点一点被拆除的建筑。也许是这些楼都不太高的缘故，他们并没使用到炸药，这种现代、快捷、壮观的程序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将一栋坚实完整的建筑变作一堆巨大的废墟瓦砾。不出西普里亚诺·阿尔格所料，两条街道在此形成一个直角，交通已被封闭。为了把货物送到，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必须绕到这片拆除中的街区后面，要先沿着街区行驶，再径直向前，他要去敲的那扇门正是在距离他此刻位置最远的那个角上，假如有一条直线在马萨尔·加修此前进入的那栋楼里斜穿而过，那么西普里亚诺·阿尔格要去的地方正是在这条线的另一端。在对角线的位置，陶工心里这样概括。十天之后再来这里接女婿时，这些楼将无影无踪，此刻正飘散空中的被拆毁建筑的尘埃也终将落定，说不定连新大楼的地基都已经打好。之后这里将矗立起三面墙，一面刚好与西普里亚诺·阿尔格一会儿将要绕过的街道平行，另外两面将从两端将这块地围住，而这块地得来的代价则是穿越其中的那条街道和那些被拆毁的建筑，这三面墙将挡住暂时还能看得见的大楼外墙，保安人员的入口也将改址，用不了多少天，就算是观察力再敏锐的人也将难以从外部看出新旧建筑的区别，从大楼内部就更困难了。陶工看了看手表，时间还早，每次送货，只要碰到送女婿来这里上班的日子，就都会干等上两个小时，等着交货地点开门，开门后又要等上一会儿才能轮到

自己。但我可以排在靠前的位置，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他心想。但这样的事从来未发生过，总有人来得比他更早。有些司机甚至可能半夜就赶到这里，然后在车里睡觉等待天明。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去找家店喝杯咖啡，吃个面包或者别的什么，遇上湿冷的天气，他们还会喝上一口烈酒，之后便待在店里闲谈。到开门前大约十分钟的时候，年轻一些的沉不住气，便心急火燎地回去，好占到自己中意的位置，年长一些的，尤其是在队伍最后面的那些，则是慢悠悠地踱回去，一边还在谈天说地，一边抽上最后一支烟，因为一会儿到了有机械设备运行的地库是禁止吸烟的。“世界尽头”，就是他们对那个地方的评价。所以，何必着急前往。

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发动了小货车。之前他为这些拆除中的建筑凝神，现在他要把这些浪费掉的时间补回来。这样的说法着实可笑，可我们却希望用这样荒谬的说法来掩盖光阴一逝便永不复还的残酷现实，去相信永逝的时间会停住脚步，以一个拥有世上全部时间的人会有耐心，等着我们注意到它的离去。想着谁会第一个到那里谁又会晚一些，陶工不免心生焦虑，赶忙把车绕过街区，径直向与建筑另一面外墙平行的那条街道开去。那儿早有許多人等待开门，这像是不变的惯例。陶工驶向左边车道，下坡向着地库的岔路开去，又向保安出示自己作为货品供应商的证件，便汇入了排队等候开门的车流里。排在他前头的那辆车上也装满箱子，从上面的标签可以看出，车里装的是玻璃器皿。他从车上下来，想看看有多少商家排在他前面，好算算自己大概需要等上多久。他是第十三个。他又重新数了一遍，没错，就是这个数字。尽管他不迷信，但也知晓这个数字的坏名声。在任何一场关于运气或者宿命的对话里，总会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起这个数字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厄运。他试着回忆起自己以前是否也在其他的地方排到过这

个位置，想来想去，结果要么是从来不曾有过，要么就是他不记得了。他不禁对自己有些恼火，担心这些个根本不现实的东西，实在是荒谬而毫无意义，是啊，自己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些，说到底，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编号。对于现实中的事物来说，它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给予它们什么编号，我们管它们叫十三号也好，叫四十四号也罢，在它们看来却无半点差别。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它们甚至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紧邻着第几个。然而人非物，人总是想要排在最靠前的位置，陶工这样思忖，而且，不仅仅是想要排在最前面，还想要让其他人知道这点并注意到自己，他又这样喃喃自语。除了有两名保安分别在入口和出口处执勤外，整个地库显得十分空旷清冷。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司机们只要一到，就把车往这一停，自己到街上喝咖啡去了。他们要是以为我会待在这，那就大错特错了，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大声道。他挂上倒挡，仿佛车上没有待卸的货物一般把车从队伍里倒了出来。这下我可不是第十三个了，他心想。过了一会儿，一辆货车从坡上下来，开到了他原先那个位置。只见司机从车上下来，看了看表。还早，他一定这样想。陶工见司机走后，赶忙把车开到刚刚那辆车后面，停在那里。对于这个小聪明，他不禁自喜，这下我就是第十四个了。他倚靠在座椅上，叹了口气。他隐约能听见头顶上方传来的嗡嗡声，那是地面上车来车往的声音。换作平日，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出去喝杯咖啡，再买上一份报纸读一读，但今天却不太有这个心情。他闭上眼睛，好像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样，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梦里女婿在跟他解释，说自己当上了常驻保安之后，家里的境况就会在一夜之间改变，玛尔塔和他不用再住在陶坊里，两人就要开始独立于原来家庭的生活。您要理解，俗话说，顺其自然，该来的总会来，世界不会停止，如果你赖以生存的那些人提拔了你，你要做的就是高举双手感谢上天。运

气来到你面前时你要是还背过身去，那就太傻了。我想您最大的愿望一定是让玛尔塔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您应该高兴才是。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听着女婿的这番话，心里暗自发笑，你说了这么多，只当是我排到了第十三个，你却不知，我已经变成了第十四个。正梦到这里，一阵开关车门的声音将他吵醒。卸货即将开始。可他还没从刚才的梦境里回过神来，心想，我并没有更换号码，我就是十三号，只不过占了十四号的位置。

就这样，大约过了一小时，终于轮到他。他下车走向服务台，手上拿着一些单子，一式三份的发货单，上一次发货的实际销售发票单，每次发货都得有的质量保证书，里面规定在陶器验收过程中发现任何缺损其责任都将由陶工承担，以及专供确认书，这也是每次发货必须携带的，陶工要在确认书中承诺未与其他企业就商品销售达成任何商业关系，如有违规将受制裁。一名员工像往常一样上前协助卸货，但服务台的副主管叫住他，命令道，按照发货单标示数量的一半卸货，不要全卸。西普里亚诺·阿尔格顿时感到紧张和诧异，问道，一半，为什么；最近几个星期销售量下降了很多，我们可能不得不将积压的库存退回一部分给供货商；要把积压的库存退回；是的，合同里写着的；我知道合同里写着，可是合同上也写着我不得向其他客户供货，那么请您告诉我，我要把另外一半货物发给谁去；这就不归我管了，我只是执行我收到的命令；我可不可以找部门主管沟通；不行，别白费力气了，他不会接待您的。西普里亚诺·阿尔格的手在颤抖，他茫然环顾四周，想要寻求帮助，然而他看见的只是排在他后面三名司机的一脸漠然。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试着唤起阶级团结。你们瞧瞧，一个人路远迢迢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运到这里，他挖出泥土，揉捏摔打，按照订单要求拉坯制模，又把它们放进炉里炙烤，现在他们居然告诉他，他们只要一半的货，

还要把仓库里积压着的也退还给他，我想知道，这件事上究竟还有没有公道。司机们耸了耸肩，面面相觑，既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也不知道该向何人作答。其中一人索性抽出一支烟，以此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但立刻又想到那里禁止吸烟，干脆又别过身，躲到车厢里独自清静去了。陶工明白，要是再这样喋喋不休下去，就真的会失去一切，解铃还须系铃人，不管怎么说，能卖出去一半总比一点都卖不出去强。船到桥头自然直，想到这里，他谦恭地走到服务台的那位助理旁，问道，可否告知，是什么原因导致销售量下降这么多；大概是因为最近出现的一些塑料仿制品，那些仿制品与真正的陶器十分相像，几乎可以乱真，可又比陶器轻得多，也更便宜；但这也不是人们不买我这些陶器的理由啊，陶器就是陶器，纯正又实在，是纯天然的；这些话您还是说给顾客听吧，不是我想给您制造困扰，但实话告诉您，往后您的货恐怕也只有收藏爱好者会感兴趣了，而这些人现在也不多了。副主管清点完货物，在发货单上填写道，一半已收，随后开口道，我们没给您发通知前不要再送任何东西过来了；那我还需要接着做吗，陶工问；您自己决定，我无法回答；那退货的事情呢，你们还会把先前收去的货不断地退还给我吗，他的话语充满绝望；副主管见他如此痛苦，便改用安抚的语气回答道，我们看看吧。陶工回到驾驶座上，猛地发动了车子。由于只卸下了一半货物，箱子之间不再紧实，车子突然这么一发动，有几个箱子便滑动开去，狠狠撞上了后车门。全部撞个稀烂算了，他怒吼道。他必须在出口的坡底处停下，因为按照规定，出去的时候也要把证件出示给这位保安看，纯粹是官僚主义的做派，原因无人知晓，毕竟，人们进来的时候是供货商，出去的时候也还是供货商，但也有例外，比如这次，西普里亚诺·阿尔格进来的时候还是供货商，而此刻呢，假如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并且也真打算那样做的话，那